

說

庫

下
冊

據民國四年（1915）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影印

說 庫 （精）二冊〔清〕王文濡輯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古籍書店發行

（杭州武林路125號） （杭州清泰街488號）

江蘇邗江珂羅版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122印張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

統一書號：17347·4

定價：36元

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說怪之說心竊厭之一見即棄去雖讀之亦多不能終其辭正德嘉靖間兩見邑中怪事始歎古人紀載未必皆妄天地造化之妙有無相乘終始相循夢想聲色倏忽變幻皆至理流行特其中有暫而不能久變而不能常者人自不能稍思而詳察之耳豈可盡謂誕妄哉及居京師文字交游殆遍天下皆世之大賢君子也其所言神怪異常之事或本於父老之真傳或即其耳目之親記鑿鑿皆有依據時因休沐祥符高氏子業繁昌謝氏鳳儀日來問訊每舉所聞以解予病懷因以新舊所得去其鄙蕪凡陋荒昧難憑者十之五六錄成三卷題曰高坡異纂聊以著造物之難測証古人之不誣也高坡者京抵之里名異纂者瑣屑談談不足於立言云耳嘉靖壬辰仲秋六日

周顒仙不知其名自言是昌人年十四忽患心疾突入南昌府長身奇貌持杖入市中每新官至必進謁曰告太平人習知之不甚其也高皇帝定南昌顒仙謁於道旁左右扶之去帝歸建業顒仙亦來隱語嫺詞為帝所厭又自言入火不熱入水不溺上命以巨缸覆之束縛炬五尺圍緣缸舉火燬盡不死至一朞半又不死至二朞半火滅發缸視之烟在缸底若張綿狀顒仙端坐漠然若在水雪中終不能傷嘗以手畫地成圖曰破一桶成一桶乃令寄食將山中月餘主僧奉顒仙與沙彌爭食因不食半月矣帝親往察之顒仙廣步來迎裸無飾色帝具饌於翠微亭召賜同然將還密詔主僧絕其飲食積二十三日帝又往賜之食則復食水齋將西征陳友諒問之顒仙仰面上視良久正色搖手曰天命不在友諒可征也而舉校遇帝馬前奮迅疾行為壯士揮戈之勢以示必勝因令從征師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忽出譟說言水怪見損人多帝惡之命將士引去棄湖口水中不能溺明日復從諸卒至求食於帝食既整裝而行自是不復來見矣更數年顒仙遁天池寺赤脚僧至京師求見帝帝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帝偶不豫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顒仙從廬山竹林寺遠送約來帝強起視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塊令置金盒中猶背上帝如法併服之其夜疾良愈赤脚僧復言前上寄詩二神俱有和篇書山中石上帝命錄二詩呈覽天賦尊者詩曰聖主祥雲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金仙一時風來一時雨連片俱來一統法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福謝恩此詩得擬帝大喜御製賜赤脚僧詩曰既足慈悲事有秋空苦願降教為傳慈鎖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音聞仙迹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壽壽耳餌來臨久疾瘳御製周顒仙人傳刻石匡廬白虎昇仙臺是歲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九月也赤脚僧湖口人姓沈氏幼名住得法名覺顯早出家洪武初居蓮花寺既足不食五味雲遊各寺後入廬山天池寺修道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鶴金台觀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軌山買棺斂之臨窆覺棺中展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春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四年詔求之不得永樂中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還錄任一愚氓州指揮楊永吉

施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初正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詣贈
為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或隱或見，有親父問以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
叩之響應。後往來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至甘肅張指揮家，遣一中袖，凡前
歲，順州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惠，中滿兵諸醫不能療，以中袖大服之，愈。成化
初，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
及三丰者，因出胡蘆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度大鐘，不能混其聲，復亦
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氣不
露凡雨露，高標獨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世無雙，莫漫誇。使欲載回天上去，
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若自況也。

余書三丰事，乃是欽州志中舊傳，因其詞近鄙拙，稍為刪潤入錄。初疑遺還張別
是一人，子業又持靈濟宮道士所藏刻本文呈御書示予，但稱玄玄子而不稱
三丰先生，其時有張舉人，雖乃尚質之弟也，自海南內徙當塗，其人嗜慕神仙，亦
云不能知，故不敢入併遺還張，亦不復別出近請玉堂漫筆載其說，晉蜀荆湘皆
文裕公宦遊之地，所知必真，續錄於左。其中但曰：天師之後與鍾志不合，豈仲安

高坡異集

卷上

二

即其苗裔耶，存疑可也。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還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
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
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太保劉東中
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虞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
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親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
叔康，元末兵亂，叔康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
契相厚。朝用時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杜城張叔康也。兵亂
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皆石城時多擾汝家名殺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
丰曰：吾嘗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
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
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縣官蘇欽等齎香書過
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足下，朕久仰真仙，滿
恩親承儀，使致香奉書，過指名山度牒，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

神妙莫測，朕才庸疎庸，德行非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
謙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鶴，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香書，或云：此
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國別有奏劄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
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文皇召見，文皇賜金冠
鶴氅，奉香書偏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遍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

冷謙字啟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
謙得其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過取，不
聽，吾成吾與汝皆不利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
室，金玉燭然盈目，其人恐取以出，而不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
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城門，謂謙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
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拂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憚難遂，携瓶至御前，上
問之，輒於瓶中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赦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
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大相類。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張三丰嘗歎謙書達
萊仙弄國有所謂畫鶴之証者，即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弄國為龍陽子湖湘冷

高坡異集

卷上

三

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那臺劉東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
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眾技多通之。至元中，東忠奏預
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雲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卜昂於四明史衛王彌
遠府，親唐李思訓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繁石等無異
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人品約出。由此丹青鳴，當時艱難，陽遇異人授中黃大
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穎然而悟，如已作，至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
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為約，如神天朝，雖新君有
畫鶴之証，隱壁仙所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余作也。吾
珍藏之，吾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
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還元老太師洪國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顯其意
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為後會云。時水樂主衣益春三日，三丰遊老書。
琴歌字士弘，別號觀齋，上世本崑山人，永樂中徙居北京，故好少遊，常遇異人於歌
樓，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乘月步都市，時夜甚其嚴，遇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
敲心異之。至東微頭，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偶即片步

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其雄俊擁載之。屬使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故如我耳。邊但聞風清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嘆曰。此去四十里有星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諸客。談笑皆非塵世間事。故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故縱觀。跳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響耳。各數日。異人告別。以一木杖贈。勉。故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而去。故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應官員外。即出守衛州府。道經丹陽。因至句容尋訪此寺。則園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為神仙。既而猶好道。愈篤。一日有道士進謁。留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庫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陰冬。道士通吐氣。噓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使欲僵仆。故驚起曰。此度中友。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其聲時息。止。閉門視。階砌如掃。兵眾。嘆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留木杖授道士。令暫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後不復見。故後官止衛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高城異集

卷上

四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所承。授書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腹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某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為之備。朝廷以其言妖妄。或世世至。將漢重典。濟曰。陛下幸且故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諸難師起。遂救出之。使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文皇過徐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遽止。止。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跡不能辨。獨得免。後者之祭蓋獲之也。

卓敬字惟恭。溫州瑞安人。本瑞安巨姓。所居地因名卓。與猶唐之稱杜曲也。敬幼警悟。絕人。讀書能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羣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清法非常。後日當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惡。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嘗山中。常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晨。轉達。從睡中竟迷歸路。遠見林外有大夫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內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懈。叩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即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為扁。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皆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

曰。歸者。吾晨之。常恐貽吾親。憂。雖其勞。因無恨。但得一燭。寧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即君且燭。濕衣。徐為之計。故起解衣。問白。童子曰。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道遠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其熟。未聞有體玄之說。亦未聞有道遠翁之名。敬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常居道遠谷中。吾世業為隱。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開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約南來。結庵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燭衣乾。敬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即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皆夜泥潭。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以此帽為贈。敬辭曰。吾為書生。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為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即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遂窺籠中諸物。悉是補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

高城異集

卷上

五

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遂從牛背呼其家人。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即君安得以此時。日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大將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閑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閑字通遠。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王繼思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當遣更趙白。交通秦王。閣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閑時方在講堂。集樂肆中。聞之。知事將速。即奔入多遜鄰家。曰。萬無接近之理。所謂誓下逃符也。其鄰匿之牆中。閑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捕稍解。服僧服。髻。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事之不得。潘居一寺中。題詩鐘樓上。縣令見之。此必潘通遠也。令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為秦理。按。潘秦帥曹

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賊竊其家其中賊題往來詩題滿門事連官禁上惡其朋結禍料不測聞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爾罪以為滁州參軍卒四上

按徵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達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上疏言燕藩宜提封內地以消其萌上不聽靖難師起悔之陞戶部侍郎文廟繼統執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姚廣孝之言不得免禍私謚忠貞

愚謂聞之素行本無足觀其輔相之事亦不可與卓忠貞同日語然始末大畧則頗近之宜寶香山堂先如聖人之將興憫忠貞忠孝天性假聞事以發公求生之謀子然聞之生終不及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於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臆決謹備錄所聞如此

祥符縣人高彦節去家里許有別業屋破敗無人居忽一男子自稱岳高寄居其中無行李僅從亦不知何許人也更歲餘周世子聞其人遣使召之不至世子怒令官校圍其店盡日不聞人聲乃破垣入惟聞旁室內有呻吟聲就視之見一人以舊白布衣覆身卧榻壁下創甚流血被面瞬息將絕容貌亦不似高餘屋皆無一物乃舍之而去既入暮高忽叩頭言世子求我急欲避之久賴居停恨未有以報就其家求得鐵燭剪半股銅筋一枝置大爐中閉戶獨坐良久從帽簷中出一粒粟許投之即啟闥出再拜而別彦節入視之二物皆成良金後五十年高氏之甥周鑛為相鄉槐水驛丞一日迎官入深山中遙見高戴笠持釣囊來鑛猶識之相對勞苦問訊如平生且自言今已易姓名為立山偶尋友經此山中倉卒別去已而鑛驚悟蓋願色不意欲追之已無及矣彦節者高司勳子輩祖也子輩有詩紀其事

劉知府像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權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曰不敢葬公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及遵父命久之韓公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傳名紙入報韓公起憲使張公健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令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問狀聞人言此人戴古冠穿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道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僉卷下塔憐

人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公起邀就客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款不可即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怪令人踪跡之至一達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特棺視惟一履在焉張廉字孟介湖州人以鄉御史鎮雲南日嘗宿軍中深夜偶攜燈出顧見一美婦人在側遽以燈授之令前行遂入帳房心頗疑懼取大明律危坐讀之至五鼓婦人擲燈而隱

黃錢江陰未商也有女年及笄忽為妖所惑一日以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小如彈丸謂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臂胸腹上當復生自宜寶之以濟危急雖父母死勿妄用也女謹收之會其伯母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即蹶然而起若夢覺然神至怒謂女曰何乃妄用神物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左都御史耿清陝西真甯人少赴舉過淳化縣宿逆旅主人有女夙為妖所惑是夜妖不至諸旦會故即復來女請之答曰避妖秀才耳女以聞於父父追清告之清書

耿清在此四字令揭於門妖遂滅文廟繼統清行刺不果而死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寒暑無間門不食豕肉自秘其術不輕示人後以罪下制獄釘鏡鑑面色灰敗萬曰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誦所奉斗母咒文數日復就錦喜曰吾今知免矣獄既具論決之日風雷大作承天門與殿翼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承縛者七事聞上得免死謫戍金齒時人疑為斗神也處士沈周因問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公所佩有人髮作一團求臂上適庭中有卧

大公取團置堂中指旋左大忽若有物扼其吭者展轉呻吟欲絕有旋左犬即帖然安卧竟知其何如也

楊廉大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狀狀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過王節婦時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節婦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

血誓開閨啼赤首飛化作雲江清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如指髮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婦人來謝未幾果得一子

李德厚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普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累舉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洛於故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為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帷外有一婦人手執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書君一念所及幽冥相感不能忘情遂感之自是離迹所履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唐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毛孔城福清人嘉靖乙酉正月朔旦出賀節於親友中途顧見其家樓中有一婦人越窗登樓者身坐紅被上心異之馳歸召其二子驗視無所見樓亦扁鑰如故其年子未傳領鄉薦登第十八明年登進士第

正德戊寅五月十五日有龍見於余邑西北自大聖橋東入於海所經民居牛馬柱礎確磨之類悉飛騰空中如燕雀凡林木雖聯抱性脆者中絕堅者株拔莫有免焉人徒步過之或數里而隨在舟中過之併舟飄舉或數十百步而後墮烟雲縈遠天地晦冥擊雷中見一白龍目如雙炬玉光閃爍蛇豆無鱗前有二黑龍差小若導之

高城異集

卷上

者然自後霖雨凡五晝夜不止江南災人有過之而墮者自言如在夢中初不自知也有僧結一佛堂在水之南僧偶出雨霽僧還乃徒在水北壁落如故封鑰宛然此尤可怪也守臣雖當具奏而亦盡其變怪之詳此亦特異耳

常州府城北數里地名石柱頭富民范廣死數日忽自外來家人初不信呼為妖怪廣厲聲叱之舉其死後數事詎成其妻子各有實據始悉伏罪因屬酒肴雖見廣飲食之狀而物不加損人近之則屢却不能及其身雖妻子亦令勿觀我餘與生時無異也自是日坐廳事處分家事舉即忽不見及舉其喪凡葬埋餽奠亦自臨之一日謂其子曰明日吾有小事詣武進縣有公差二人至汝可預備錢二百為贖慎勿多與其子如教明日果有二卒來子述其事卒不信錢至四百始去中途遇廣謂曰吾囑吾子宿具錢足備二子取酒之費矣奈何收物推多取責耶欲挽二卒還卒懼囊錢水中走自是內外悚息盜賊不及其門者數年家以大治久漸不見舉人陳瓊舊嘗主其塾聞其事往訪之隔座舉茶杯曰幽明相隔不能親奉也子正德丁丑下第與瓊同舟南還言之甚詳

李通判一寬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余先大夫亦與焉方行酒忽眾客中

幃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封知不懼也獨先大夫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吾輩固莫測汝為何等神怪使汝為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奈何以兇害為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及于舅氏湯瀾一日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入言事於堂上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遍求之不獲更歲餘其家一故櫃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在焉展轉取之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

高城異集

卷上

九

高城異集卷上終

誠意伯劉基少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棄手中書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甚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連皆刻雲龍神鬼之文。精妙可愛。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獻公。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甫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久之。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憑几讀公知其隱君子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授教。不然無益也。公一夕至其半。道士嘆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應人事耳。乃開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人授受。因材而篤。力薄而任重。鮮不仆矣。昔子房孔明。並得其六。予得其八。予今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若夫窮神知化。出有人入無。此天地之玄機。造化之至理。天固不輕畀於人。人亦豈得而輕相授受哉。遂剔去從公佐高皇帝。定天下。開諸及道士。驛台至闕下。年八十餘矣。時方議建宮闕。令道士

卷中

士為圖以進。與誠意伯張鐵冠所進圖志合。詔欲留備顧問。答曰。劉基天資過臣。臣學且老。何堪無庸。留臣也。終不奉詔。放還山。不知所終。或謂道士即九江黃楚望也。又公為萬安丞。聞縣人曾公有奇術。往往師之。得異書甚多。銀河棒亦其一也。其中數天文最悉。今傳世者恨不全耳。

丘文莊公濟初與戚編修濶字文淵同館。友甚盛。公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入都。夜過陞山橋塔子。嶺前遙見燈燭人馬。哭訴而至。戚公方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蓬謂之曰。君等為迎我來者。即當前驅。不為迎我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疾作。死。杭有神降。自稱戚編修。死為錢塘潮神。人敬祀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都陽。夜夢戚編修。且告曰。來日將有風波之厄。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驛之數十舟行。無何。有雷風雨。深沒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公為詩。文道官齋。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李特望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登城主。太白常留朝死名。念我明明來入夢。良君惻惻母存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懷嘆難增負舊盟。其序曰。文淵先生。別我去也。二十餘年矣。夫人鬼殊逢。於

故人妻子。尚有憐顧之意。況生為人乎。余因老妻述其夢中所見。感嘆者久矣。曰。不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予愧於君也。多矣。故校波書此。八句以達之。君神遊八極。幸勿笑曰。我不識世間人。作何等語。雖然。余年踰七望八。在人世幾何時。幾冥冥之中。相見蓋有期也。明年乞骸南還。道錢塘。江求一帆風。以相送。不知肯於夢中一會晤否。即其祭文。畧曰。嗚呼。文淵剛助之安。英邁之氣。甫義弘達。直上薄於雲天。巨眼空闊。每下視夫塵世。老妻南來。舟次江溫。夢中彷彿如見。告以風波。將至。既而果如所言。卒免顛覆。人傳君之為神。益骨

清而享祀。即其所至而徵之。母乃某司夫江湖之事。云云。明年公薨。夫人扶柩歸。經錢塘。時督猶在任。仍設祭江。許以戚公配享。

東溪先生楊浩然。諱集。號觀時。父穀堂。徵士。諱宗。字叔振。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啟。從門外呼之。有一人。聞扣門聲。聞中時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其人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為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人曰。惜哉。吾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故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其聲洪遠。當復福宏長。不在此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

卷中

黃氏曰。此兒亦不凡。位當七品。言畢。竟去。徵士聞其事。遣人追訪之。其人乃表忠徽也。東溪先生年十八。為縣學生。嘗齋語至福山。遇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行者又二人。皆長年。摩友也。盡取之。止以款。送食品。送先生。先生以二人皆前輩。雖不言而心甚不平。其地濱江。還向江獨步。而去。二人疑先生有後言。徐躡聽之。先生至江濯手。欣然笑曰。巡司齋語。豈吾忘哉。願此輩常奉例贈矣。二人竊聞之。從後遽推先生入水。先生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此銀入水。久為波浪洗盡。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釀酒臨江。歡然而別。後先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綸鍾同事。上書言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徵去。位我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黃氏以歲貢官。至知縣。忠徽神鑒。並驗云。

趙渭濱。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遊。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趙就問之。二女子稍為指示。行子倏轉。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弄為何事也。歸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為敵。乃以意授兒子。消。消僅得其概。數日間。名震郡中。雖素流國手者。對渭濱。便縮數子。當時郡人。樓得達。江陰相子。先嘗

以棋知名。得入供奉。廟初消。至京。併召八人。二人弄。每以金銀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叩頭。啟盒。取之。二人連日。不能勝。夜出。私叩。消曰。吾以棋。取上寵。願令君。素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計上。金中。中寶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為君壽。乞許。敗以示。與君。龍相上下。消許之。明日。入樓。先對局。消許。敗。樓叩頭。啟盒。中乃補錦衣。百戶。室名。御北。及一牙牌也。帝初。意欲。官消。消竟。不得。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合哉。卒。官樓。後。洪。亦得。消分。數視。消結。高下。益懸絕矣。

李孜省。南昌人。初為小吏。至都下。以雷法。動。憲。與僧。李曉。同。被。寵。幸。孜省。為。太。常。日。有。御。史。巡。按。江。西。將。行。孜。省。為。之。曰。吾。所。冀。正。鄉。鄉。人。皆。以。掄。魁。擬。之。咸。當。大。比。幸。為。屬。意。御。史。許。諾。凡。各。省。秋。試。臨。場。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正。鄉。名。置。第。一。實。為。秋。闈。地。也。至。初。場。正。鄉。不。至。御。史。遣。人。傳。呼。於。門。門。吏。追。訪。於。其。家。署。無。跡。踪。至。已。刻。始。銷。院。降。題。二。場。日。將。滿。正。鄉。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曰。吾。攜。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心。志。皆。已。入。城。院。廟。置。於。神。像。後。耳。目。聞。見。無。異。平。生。心。亦。了。了。神。前。祈。禱。之。人。其。語。言。一。一。皆。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計。今日。已。過。二。場。默。祈。求。歸。遂。脫。然。能。行。矣。乃。知。國。家。之。事。莫。重。

高城異纂

卷中

三

於進用。賢才。當。有。鬼。神。司。之。豈。一。奸。邪。小。人。所。能。干。挽。哉。初。孜。省。喜。房。中。街。又。能。巧。為。淫。蝶。之。具。惑。人。及。以。雷。法。進。侍。上。於。內。禁。建。立。皇。壇。二。人。得。日。入。誦。經。禮。神。龍。灑。洗。深。權。傾。一。時。弘。治。初。孜。省。雖。已。伏。誅。而。壇。內。供。用。物。料。器。具。久。猶。未。除。弘。治。五。年。六。月。初。四。日。戶。科。給。事。中。葉。蘭。河。南。道。御。史。彭。程。會。本。言。其。事。蘭。疏。奉。旨。遣。作。皇。壇。家。火。併。支。給。工。價。數。目。着。光。祿。寺。使。查。來。會。該。部。知。道。程。疏。奉。旨。先。帝。被。李。孜。省。等。所。誤。事。已。往。了。這。御。史。却。又。歸。咎。先。帝。錦。衣。衛。等。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二。疏。同。時。一。事。而。批。答。迥。異。如。此。亦。甚。異。也。

先大夫諱躬為昌日。昔小吏尉玉家庭一馬。白色。騮也。州常有公事欲申青州府。府去州三百六十里。事急。可遣者。玉自陳有良馬。一日可達。遂遣之。行數十里。有郡盜見玉馬。邀之。玉給曰。固吾願相。易。然馬有良。請先試之。於是郡盜與玉馬並發。未數里。玉馬前至。一村落。出。公。示。村。民。曰。吾。昔。吏。也。有。若。盜。欲。奪。吾。馬。來。避。於。此。民。匿。之。俄。而。盜。至。將。盡。殺。村。民。求。馬。玉。知。盜。在。外。殺。人。策。馬。越。數。重。牆。出。直。走。府。中。日。向。未。午。至。是。為。名。大。著。先。大。夫。以。重。價。取。之。每。有。事。白。府。則。一。日。能。往。返。後。歸。吳。中。死。廐。下。又。常。降。其。城。民。馬。良。得。一。瓦。區。上。並。列。二。穴。一。穴。有。水。青。條。無。洋。一。穴。

有一劍。良持歸。置榻下。夜有光。洞照一室。乃以紙布覆。數重。絕遠其外。光如故。明旦視之。布繩皆兩斷。劍脫刀而出矣。良懷懼。地埋之。當持示余。余時年甫十歲。不知其奇也。後莫知所在。

唐文宇儀卿。上世華州人。徙居河東。文少從父宦城陽。城陽君初無才。晚獨生文。然性習魯鈍。日課讀唐人五言詩二十字。師口授數十百遍。令自誦。即茫然不能舉。一解。城陽君怒。日徒之。不能進。乙卯歲。延庠生章敬教之。敬患文魯鈍。托以秋將大比。請入定林寺。溫習。故業。定林寺者。去城陽西十五里山中古寺也。前有大樹。巨圍。陰蔽數十畝。勝境也。城陽君遣文從行。是秋。敬下第。九月未望。一日。再至寺。文以父命。邀敬還。初文之從章讀書寺中也。寺故有梓潼像。頗著靈異。士子多來祈請。文旦暮焚香拜禮。乞稍慧。以全父子之愛。是日早食畢。文獨出坐樹西石床上。見有美女。子從樹東來。意其閒靜。文問之。女曰。予文曲輔星之精。子之配也。文不省。女又曰。今世人所共見。七屋旁各有一小星。文曲旁小星。即吾也。予即文曲星之精。住者歲在戊申。紫微初御世。土氣掩斗。故子蒙塵下謫。今蓋八載矣。凡貴星有謫者。法當聰慧。大魁天下。位極人臣。子孫滿前。出入殿陛。者多至五六十。少亦不下三四十。年。

高城異纂

卷中

四

但子于下謫時。值牛女交會之夕。潛窺天漢中戲狎之象。又愆期五百九十刻。被訴於天帝。天帝大怒。減福之半。故暫令子魯鈍。不出三四年。復本性矣。文亦不省。謂女子曰。何物二人。能令吾不慧。傷吾父子。吾且必報之矣。女子笑曰。子真所謂下愚者。彼天神耳。子今下謫。塵世將奈彼何哉。雖然。縱庸報也。嚙言之事。有犯塵緣。亦終與子會矣。方子潛窺時。天孫誤以子為牽牛。攬子衣。渡河。天帝知而醜之。亦謫塵中。天孫謫時。奴牽牛手。不忍別。帝又大怒。以為牽牛。繼天孫批其頰。傷左眉中。血流被體。併謫塵中。牛矣。特責牽牛。牛度。當緩十六年乃發。又牽牛法不得同行。後天孫一載耳。文曰。然則汝為少婦。行空山中。將何為。女曰。吾不見子。久請於天帝。即得下從子矣。然山中秋氣早。肅得無寒乎。口中吐五色雲。手捧雲璽。授之。成錦袍。長丈餘。輝光燦爛。度文身。視之。目眩。忽女子上樹杪。文驚異。呼者。中人出。共觀之。已不見女子。惟見彩雲。南飛。隱隱如聞音。響之聲。章備記其事。以為長歌。刻石寺中。已上。前。故。文。復。事。及。此。其。本。大。通。後。為。君。曰。相。傳。文。後。果。大。開。悟。文。名。傾。海。內。年。二。十。三。前。夫。人。錢。氏。死。明。年。再。娶。于。清。河。張。氏。少。文。七。歲。問。其。生。即。見。神。女。時。也。心。異。之。又。五。年。而。發。解。又。十。年。而。登。進。士。以。使。事。攝。家。屬。入。吳。其。冬。北。還。至。昆。陵。冰。合。舟。不。能。進。乃。舍。

舟陸行道中見一童子稱牛即領自當文遂攜之以北牛即事文甚謹文撫之殊厚
若其子其名曰壽安久之自言有家耦請暫歸省文曰而縣尹武元功吾同年友
也亦為若致書與尹當有以處汝矣遂發書遣歸文夫人在昆陵為文置一妾名
玉英其慧麗冰解信行至京文亦寵之先是元功為尹政令嚴肅部中有胡氏子名
朝者官官結亡去親戚皆連繫事連其婦兄咸進進曰吾妹尚未有行朝自甲申夏
窮愁五年矣奈何事及我辦於縣尹遂判牒付進許其妹別嫁朝歸以書進尹尹初
欲脫朝罪或說尹曰朝妻公已判別嫁矣若脫朝朝必求故妻於進是公吐權貴而
會權解也有二失焉尹以為然遂正朝罪流陝州文之再入朝也又使山東將行時
微聞其妾有夫囑夫人使訪其親戚運之文行適夫人母死弟幼其情以為奔逐攜
妻還河東恩還妻計無由求妻親戚欲得南士人嫁之時朝既流陝州內閣遊河東唐
公僅僕中無識朝者朝亦無由見夫人獨媒氏知朝與妾同鄉里安嫁與之歡會之免
各道鄉邑人母姓名妾即進妹朝前所聘妻未行者也相向悲泣明日俱至夫人家
陳謝願服勤至死文歸因詰壽安者即朝其生以乙丑牛為丑神故小字牛即妻又
果先年即一年生朝之初寵時父怒其以奔傷石屑間張固在焉乃私嘆天人之際

卷中

五

雖若玄穆而兆命不渝章故石記悉有徵焉文雖實其事使山東時自毀其石故時
罕傳焉

陽水負言水人精易卜成化末其縣有商人將貿易蜀中求卜於元貞元貞曰是行
也遇不測之險獲無窮之利商人素熟西南諸夷索中有利劍以約濟之佩以自衛
所經蜀中一山多豐峻猛獸百二十餘里無居民行且半見一巨象伏大樹下若有
所畏者遙視之樹上有巨蟒張口吐舌古長數尺將下吞象商人巨甚自度進退
無所據乃挺劍直走樹下仰斫蟒數刀急趨避之蟒初若不知須臾聞有聲若山摧
谷應林木皆震心覺力彈賴然倚石顧盼則蟒舍象來逐僅隔數十步樂發而斃
良久又見象來漸近商人計莫能脫遙指此象曰汝既巨蟒吾脫汝蟒口而顧困我
耶象進伏商人前雙淚並落若有叩謝之狀商人會其意坐象背上象即走山谷中
以鼻掘地有琬牙無算商人盡取以歸遂成富翁
成化中濟甯城東古木深巷破屋二三間一老人居之日惟啖粟數粒或米數豆
飲水而已人見之已數十年白髮被頤肌膚皤白如少壯初不知何人也濟甯有指
揮王宣往見之問其姓名履歷自言我王士能也本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少慕神

仙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求之見一人披氍毹山洞中石床上升三尺餘僕如嬰兒
座側燈一囊中有物如粉而色黑時取啖之或掬飲湖水不能入
拾山果食之執役左右三年不懈老人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遂授以攝生煉氣
之要學既成辭出居此忽復一周甲子矣不久亦將往訪之耳富天驚曰吾固海州
人也聞吾祖言上世有叔祖名士能好道出家得無是乎又問家世之詳言悉與宣
世譜合由是居人信慕往來使客尊官貴人多就見之事聞朝廷命守臣具安車送
入京師召見便殿賞賚甚厚遣歸不知所之

正統戊辰甯城縣民周本家馬生一角長二寸本縱逸之明年已巳八月八日太陽
將入地猶有餘照金屋見於月中月色淡而星光甚大時車駕北征未回至十五日
遂有土木之變景泰中先大夫知安州以事至甯城聞生角馬何在本言度騎至軺
之北去矣

鎮蜀太監李文中還京師偶會皇甫子中裴汝溫取汝功於途三人皆楚之英俊文
中一見極相禮遇聯舟同行至采石有東生者自稱蜀人攜一弟二姪詣三人舟中
求附儀文後推情辭款曲三人皆自失遂令攜行李入舟其長曰幼兒無知誤犯鎮

卷中

蜀李監今李公還京檣付舟中將順途良慰其全餘生倘不見憫一度長淮風土失
宜父子兄弟便無全理前所附舟至此已泊訪之鄰舟人知三君高義推為李公所
重或幸以此脫吾兄耳言畢泫然淚下率弟姪離拜三人皆為之動容憫之曰李公
雖粗識識亦未可知賢郎事體未審重輕俟緩圖之時頃重九天猶未晚因共步於
江岸見長林中有一亭甚幽絕然同造命舟人具酒有亭主人亦攜一友至將行
酒進有極安生起曰堂上有老母舟中有罪兒我輩遠來皆戒肉食祈禱若賜果
則可若魚肉也則請辭恐重得罪不敢不預告也子中笑曰孰謂敏達俊爽如四子
亦信本夷楚教即微飲之月色在地情興悠然汝功請各賦詩紀勝主人遽起曰
吾二人皆商賈幸遇貴客得廁坐隅若酒肴則請傾囊奉敬詩固不能也家有故書
願揭韻依成諸君新篇耳眾又大喜命其僕持一冊書至乃杜律也主人起對客一
舉得送李八秘書七言以首句青簾白羽題詩益州來為韻汝溫笑曰主人出韻中
事固高才也孰謂南豐不長韻語耶表得青字云月華映袍碧江影度帆青次子中
得簾字云夜已月滿傾杯香風一簾吹衣生弟得白字云藉子黃金杯寒江月李白
次汝溫得雲字云開尊集羣英伐鼓梅官嫩衣長姪得益字云且謂集羣英

追遠三益次姓得州字云迨迨出采石鬱鬱見黃州最後次汝功得來字云蜀船三峽來兩岸猿聲哀未竟四表生皆色動起曰咄咄逼人乃爾遂去不復顧諸客大驚愕追留之叫囂入林澤中不知所往乃詣李監船問船師罪人表氏無所獲獨前丹有一猴子在舟中三人歸舟發其行李惟橡栗三篋而已共詣李詳言其事李監慨然開併縱之

南京王指揮越初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適濟甯買一妾色美而賢內外宗姻咸敬愛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度既而子襲宦後為把總部運北上懇請其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起必梳沐於榻上帷帳中至老愈嚴藏子婦晨省立于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前謁拜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夜輿願還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生帳中持獨體置膝上粧飾猶未竟見二婢倉皇輾轉加頭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為鬼頭王

江西副使周憲字時航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年贛州華林山馬騰嚴賊亂周與參將趙越督兵捕之南昌府知府李公永助時以他事偶至贛聞土人陳枚善以待水

高坡異纂

卷中

七

召將言未來事其驗其法作符咒集鎖筆匣於室中須臾開闢筆聲開扇視之則紙上詩成矣詩畢即投諸火不許留一字周趙二公名枚至拾李夜會初亦不甚信也但密置紙筆於東室而封識枚於西室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美笑謔浪恣肆略無敬禮其夜天無纖雲忽震雷聲度燭盡滅盤盂皆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枚從西室排戶出暗中伏地請罪啟東室視之紙上但有周倫如何好笑六字因共發譏各書姓名封憲如故而修謹以同周公求得詩洛句云千金難買汝心肝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策馬以進為士卒先大戰於桐梓嶺援兵不至為賊所擒父子俱死剖食其心賊既平李公復求詩於紅紙上作字其佳李公欲收其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枚付火而以詩紙密藏書帙中明旦忽書中烟起發視之惟紙灰一幅宛然書無纖毫焦灼痕也周既死後有以其事奏聞諡節愍旌其門

嘉靖初年雲南縣民劉月家雄雞生卵雞今不肯信縛雞至官衙晚亦生一卵但殼軟耳嘉靖七年七月十五日其縣雨雹大者如牛頭小者如杯盤有人拾得二雹正如書用積數日不消置水中不化者日中縣尉不能某遂擊破之其中皆水史無他異

成化間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葦箔中大容一升許有一商人以數尺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斌字國用知開封府命製破之中包項水餘無所有數日後忽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旋雨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被去左右布政章繪宅內有樓臺去其半樓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正德三年夏旱予邑大和里農人皆灌苗於野日在未申忽有雲從西來冉冉近雲中有紫袍人乘白馬而行馬足半以下雲擁之不能見人皆呼從之雲中人回顧良久漸至虞山頂滅又王秋官惟賢四川人自言嘗見兩鴛鴦而飛於雲表東西相過各駐立下鵞而揖偶語良久乃去

嘉靖二年邑庠生呂玉家五渠村端陽日入城值微雨其家前庭有廢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丈餘墮於基上行舟人皆長二尺餘紅帽綠衣襦袴手持篙往來行其疾玉家塾中書生十餘人悉驚趨視之紅帽人擲篙走地上引手前拾書生口一時口鼻皆黑喘不能語返走室中避之從窗隙窺見舟中有一人擁衛如尊官結束如居士與一侶同起居自推蓬左右顧盼雲漸擁舟起滿外里許呂氏墓也復墜其中舟

高坡異纂

卷中

八

既去書生口鼻亦悉如故方共駭異玉歸聞之持鎗入墓中無所見越五日玉以暴疾死

高坡異纂卷中終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有萬才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知登州府部內有虎患遣卒持牌入山焚之明日虎自入府伏庭下子仁數其罪杖百下厲聲叱出之虎復循故道去或以妖術聞詔下子仁獄數日瘦死獄中棄其屍忽夜歸家家人悉以為鬼物閉門拒之子仁自言吾時在獄實逃出謂死詐耳門內人多方辨於無他始納之後居家不自輟晝日與故舊宴或泛舟逆水而上不用帆櫓或音樂供帳無入自具以此為樂其仇家劉氏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從劉自詣闕告之命官按狀未至州一日失子仁所在惟遺鐵索而已劉竟坐欺罔死子仁自號七十二峰道人父嘗為梓人或以子仁為梓人訛也詞翰清妙人多有藏之者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思逆瑾議其後托投江死留題于壁其序畧曰子餘姚王守仁也以罪南謫道錢塘以病且暑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抵予卧內挾余而行有二人出自某山蒙茸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執二校二校即挺刃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誓不兩生吾奉吾主命行焉餘里至

謫所不獲乃令得見於此高可少貸以不畢吾事即二人請曰王公今之大賢令死矣下不亦難乎二校曰諾即出繩文餘令予自縊二人入請曰以縊與刃其慘一也無已令自溺江死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予鎖江頭空室中予從窗謂二人曰予今夕固決死為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公無手筆恐無所取信予告無以作書二人則從窗隙與我紙筆予為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為家信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半至此欲何如生嘗許國怒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道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其二曰甘將世道一身擔綱被天刑萬死甘腹滿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慚消流渾海今真見片雪填溝舊故音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苦終辭曰皇天茫茫降殃之無憑兮宵冥知其自予誠何能於幽明兮竟無門而生訴臣得罪於君兮無所逃於天地因黨人之為此兮予將致命而遠志委身而事主兮大馬吾之可有狗聲色以求容兮非前修之所守豈不知直道之頑軀兮庶予心之不忘定予志詎朝夕兮輒顛沛而有忘上穹林之杳杳兮下深谷之冥冥白刃異其相向兮矜予視若飄風內精神以淵靜兮神氣泊而冲容固神明之有志兮起壯士於蒙茸奮前持以相格兮日戰為事刀

於貞忠書再與以將夕兮下釋予之類官曰受命以相及兮非故於予之為城不有

重以免予兮予將浮水於江嗚呼噫嘻予誠愧於明哲保身兮豈敢匹夫而自經終不免於鴟夷兮國將遊江濤而長征已矣乎噫嘻昔之夕予夢坐於兩楹兮忽二仲來予觀曰予伍君三閭之僕兮際陳辭而加璧戲賦書若有親兮恍神交於千載曰世濁而不可居兮予與不來遊於溟海鬱予懷之恍惚兮懷故都之拳拳將夷險惟命之從兮孰親親而忍捐嗚呼噫嘻命苟至於斯亦予心之所安也國晝夜以為常矣予非死之為難也沮陰壁之岑岑兮猿狖若受予長條也結蟠於圯垣兮山鬼弔於巖岫雲冥冥而畫晦兮長風怒而江號賴陽修其西匿兮行將赴於江濤嗚呼噫嘻一死其何之兮念層閣之重傷也予死之奄然兮傷吾親之長也羌吾君之明聖兮亦臣死之宜然臣誠有憾於君兮痛護賊之使僕據其辭以相說兮變黑白而燠寒假遊之竊辟兮君言察彼之為殘死而有知兮逝將訴於帝庭去讒而遠佞兮何幽之不贊於明昔高宗之在殷兮齊魯良弼以中興中甫生而屏翰兮致周宣於康成帝何不投諸於有北兮焉能啟君之長擡列祖之鴻麻兮承祀天於無窮臣死且不朽兮隨江流而朝宗嗚呼噫嘻大化屈伸兮升降飛揚感神氣之風雲兮流予將反

予帝鄉勝玉乳之蜿蜒兮風風其而翻翻從靈均與伍胥兮彭咸御而相將經申徒之故宅兮思重華之陟方降大壘之茫茫兮登觀缺而想予懷故都之無時兮振長風而遠去已矣乎上為列星兮下為江河山岳與雲兮雨澤滂沱風電流形兮品物咸和固正氣之所存兮豈邪穢而同科將予騎箕尾而從傳說兮凌日月之巍巍啟帝閭而籲清風兮掃六合之煩苛亂曰予童顛知問知兮妄狂愚以冥行悔中道而改轍兮亦依俛其馬明忽正途之有覺兮策予馬而遙征搜荆其獨往兮忘予力之不忍天之喪斯文兮不界予於有聞矢此心之無諉兮雙予將求於孔之門嗚呼已矣予復奚言予耳兮予目予予足澄予心兮肅雅以穆及乎大化兮遊清虛之寥廓詩下有隙紙篆書自註云二人一姓沈一姓俱住江頭必報吾家必報吾家紙尾又有篆書云陽明公入水沈玉股計報是歲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舉子畢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寓僧舍壁上有二紙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以為真死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皆聞之凱僧四出追訪士子聚觀前詩辭隨毀於眾人之手有一士子與其弟同舍見之最先得全錄其辭並得二詩其序則但一過目不及畢錄而羣手至矣前序畧蓋獨其意予為點竄數字今成文可讀今

人止能知其前詩一首餘並不復知也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之曰漂至漳州府境登岸有中和堂主人邀歸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識卿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網常重一分靈海已知誇今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尊醉夕曛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驛會皆有留題其說甚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又公記夢詩并序併附入

正德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夕卧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畧嗟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寃鬱結而未暴發有數千載之下尚憤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中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又深怨王導深奸老猾常欺人當年王敦觀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實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責戰事咸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為顧命臣發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

高坡異集

卷下

三

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采字字能書紳開臆試袖管史閣中聞事迹頗有因因恩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神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憤無成之語以驚我敦實氣沮竟須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義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垓彼敦之徒草木真上臭腐同沉淪

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我語陽明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航一技細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觀諸謝豈不力伯仁見鯨底所以教者儻爾顧天經無地義不然百口未自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新紫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笑會堂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識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因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譏戲倘其為我一表揚萬世世萬萬世

張金鎖山西人性機敏山西俗素不善冶金鎖張至杭見之歸復其故常經行濟海觀於神祠神素號靈異能隨人意所寓即自水底浮出張笑曰此伏機耳非神也歸

盤池設機神異悉如海濱客至輒引為戲忽有道士來遊池上因曰吾亦有小術請試之君宜過我張許諾明日天未曙有二童子來一龍手控一龍從空中下其家言道士令我二人召張君張就龍欲乘之龍不服騰騰吼嗚嗚將飛變兩童子乘龍之張乃得乘須臾至一山中見茅屋數間道士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中曰此有丹子宜自取之張再索再三無所見惟見東南角草中有真堆道士嘆曰子無緣當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頗有所得一日偶出游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大同城外既歸時乘驢至杭治金鎖如故旦暮能數千里或縛竿為龍乘之而行歸則挂簷下亦時作戲術娛人李陵君聞之召至閣下斥以妖術聚眾張頻首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中出五色雲充滿殿庭空上悅上欲盡其術時方隆冬索乾蓮子撒金水河水上頃刻冰解花葉滿河香艷可愛復索紙剪作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入岸中失其所在荷花亦不復見河中固層水積雲寒燠風景迥異矣

迎檢常中子得異術能煮銅為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補之器完好如新後以術勸宣廟授史部郎中每用其術必引入便殿屏絕左右為之雖親嬖不得視也

高坡異集

卷下

四

駱用卿為南海令日有道士翁藏拙從武當來寄居白雲山寺中凡七日一食會必兼數人之物餘六日飲水而已以此為常用卿叩之天大地理倏煉服解之術無不精曉會成大旱結壇禱雨如期需足贈以金帛悉不受用卿問以黃白之事為請道士即以足就地蹴泥滓置大中隨意以銅鐵投之悉化金液流出一日用卿方論道坐中遽起言適有緊急公文將移新會爾偶忘之道士即請收公文以用卿手書納懷中時新會令為徐乾默坐移時揮懷中出乾報賦及印信公文俱在焉用卿始大駭異旦暮度拜請教道士曰君惟地理一事稍可指授若天文則有國集修煉則剝喪既多且必不能棄人間事無徒自苦也遂攜用卿登山指示龍脈沙水起伏向背之勢其言甚畧不久用卿以制觀至京道士亦去不復至后月卿遂以地理之術名天下嘗至武當物色之竟無知藏拙者

正德庚午太倉州有人買一鶩三歲今其妻食之頃之尋其夫不獲惟見地上遺髮一縷冠履衣服如蟬蛻焉事聞集其隣右赴官或疑其妻殺之將置於法知州黃庭宣獨疑之以為鶩有三足為類當異理不可測乃悉集漁人求鶩三足者立限以須卒得之廷宣召婦人烹調如初出重因與公方引還獄覺腹痛仆地身漸縮小頃

韓神醫洪岷人初業醫不具精元末避兵入岳陽山中遇一老僧傳示方藥遂以醫名山西遇見人之顏色即知禍福生死時刻不爽其孫甫生三歲誤吞一釘家人皆驚哭頃刻待盡神醫視之曰此子決不死然必待三年釘乃得出人莫有信者遂定時日畫壁間以俟甫果不死但每作腹痛必絕而復甦久漸黃羸骨立及期旦起戒家人曰兒疾將瘳勢必大作雖絕勿懼宜先具一銅盆煮少粥飲以伺之既而果至時腹大痛一叫而絕良久吐銅盆中釘出銳盡利又復絕至午時始甦歲餘復安即忠定公父也壽七十一卒又神醫女嫁龐氏實為人送路經神醫門神醫遙見之大驚曰女死矣急遣人諭令歸家其夜忽心痛而死

海鹽祝主事家一童子牧羊田間有道士過之出懷中藥一丸大若龍眼而色潤黑

嘉坡興業

卷下

五

今童子吞之戒之曰勿語人也旬是數日不復飢亦不思食主人知之復遣二童子與俱同於牧地曰若復見道士一人挽之一人急歸告我道士果復至謂向童子曰吾憐而飢食而大棄何為漏言不奉吾戒也以一手支其頤一手擊其頂黑丸忽自口中躍出復收囊中藏之主人聞報急趨至道士雙脚俱陷入地中稍近蓋下僅露其首既而併首亦不見地上亦無數丸驚顧問道士已在隔岸高揖而去

凌漢章湖州人少學針灸。三殺人乃棄其針於水中針皆上浮水面。漢章曰天命我矣拜而受之。遂精研其術。名動天下。嘗至常熟。偶寓東海湯種家。早起聞其鄰徐叔元家哭甚哀。往問之。乃其子婦以產難死。叔元以為不祥。將弃出付火葬。漢章急止之。命其大焚棺。掘胸前高微。出針下數穴。良久子下。婦得生。又一跛翁杖杖過之。自言少多瘡瘍。有庸醫誤針針膝中。今杖行二十年。莫能愈。漢章為從肩臂上針三。四穴。折針從患處突出。棄杖再拜而去。

吳縣盛應璧家有二石獅置庭中其來已久嘉靖九年十月間啜茶於旁暫置臥獅腹下忽覺石獅身搖動驚呼而人家人悉出視之則已越廳事入中堂矣其擊碎之出視西庭石獅亦已離去舊處數尺遂併擊碎棄水中其家諱之甚密余家僕移盆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時康陵朝以卿薦入太學與龔司諫譔有場屋之藝屢欲以生才塾上聞生曰人各有時若錐處囊中穎當自脫爾待援手他人乎倘采薦上元經惟有破髮入山耳司諫不能強生亦謝去攜琴遨遊齊魯間攬結諸英俊或眺覽名山水往來兩都時人莫能窺其際也嘗登泰山觀日出夜宿秦觀諸夢有老婦攜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遺一詩扇度誦未終忽曉鐘鳴驚悟而起其所夢經行道路第宅扃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通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梅道旁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夢約朦朧睡雨底梨花淺淡粧小院月昏人定後隔牆過辨齊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遂見一女即從

二女侍遊樹下。延遲將近。生超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煖。女即徐選高坡異繁。

高坡異纂

北

六

二侍。穿羽服。解伴而去。生時立轉盼。但覺帶袂飄飄。環珞鏤鏤。百步之外。異香襲過。繚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倚徙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入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書於樹曰。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珠璧。至午。聖人嗣統。數載間。文恬武熙。天下無事。思得賢士與之共典禮樂。司諫時已應通顯。當因燕對奏上曰。臣所知有木元經者。才合春卿。名收貴董。陛下必欲更定禮樂。非其人不可。上遂命收入選部。時朝廷將大營建。諫名工曹。曹長師丹心善生。每事暇輒邀生同遊。當春牡丹盛放。且所司有器皿。藏約生明日會殿中。同出上橋。諸名園賞之。生至期。連日偶以他事復期。藏中皆上供御器。非主者至。不得入。生因勸馬以俟。道旁有井。馬渴。絕銜奔水。生恐下馬。馬逸。左右皆前逐馬。生就井旁民舍。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至。延生入。初

小兒其中樓臺閣榭金碧輝煌非人世生相想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之婦妹
年亦適五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遙遙應聲書壁翁從旁見其眉目
曰此翁何從得之生曰吾十年前遇武清所得道旁遺棄也翁借觀遂持入內頃之出
告生曰天下事非徒遇道固有出於偶然者矣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女手筆八示
吾妹固非誤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故所行者心固已異之矣及聞翁言愈
疑之再引入一室室帷帳麗金玉燦然至其几榻整潔琴瑟靜好真能名狀須臾
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夫田忠義官至上縣車都尉往歲從危而征為流夫所
中與疾歸武清小女消消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人君子之手今夫
亡三載矣親物與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
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
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前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
妝與母相攜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微儼然秦觀峰臺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
母共相嗟異父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娟命來曰未亡人有二女其
少先行矣娟最愛將賴以終未亡人身然幽贊以神明協以人未亡人尚敢吝其愛女
否請以翁女為君子侍生解之翁中母命曰先將軍無遺育弱息僅存使君子不以
下體是遺家難亡得婿公瑾亡人且無憾矣生乃請卜之得解之凡二卜者曰日復
三休姓者占辭事無不濟但三休得夫恐不能水終貞吉且生猶豫未決翁致三命
曰吾聞古之君子處大事必假於蓍卜生於心卜決於人今姑構及事矣乃不內
決於心而顧取決於人耶終不得解卒以其年四月戊寅成禮娟娟妙解音律通書
經史凡諸感博雜難虛不精曉情好甚焉未間月大工皇不至潞河生將督運南行
勢不能留室內又少親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道人問娟娟從門隙中附
詩於母寄生曰聞即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載半幅御題錦字隔牆贈王
梅頭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占贈娟曰碧窗
無玉月纖纖挂形扶疎玉漏聲秋浦芙蓉倚畫簾半粧斜映水晶簾生他日偶得卿
人畫猶生深恩娟以詩解之曰碧玉杯中琥珀光燈前把酒玩家郎不須更憶人閒
世千樹桃花即故鄉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職河冰既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
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遂與娟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憫而別明年春娟病轉
劇遺翁金錢以詩寄生曰楚天風雨遠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

卷下

七

合歡卿下長發若生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母家見娟
娟畫像題詩其上曰人生補過幾幾即已恨花殘月減光枕上過仙何處迷洞中品
兔未忽忙秦娘似比當時瘦李衛慙多舊日狂極影橫斜斜啼鳥散曉天黃葉倚繩床
時多傳誦焉

尹逢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微欽北將時事至元得禮即度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
命之術元末常乘輿馳游燕雲間接命於其定巡歷盜其驢刀傷其身而二三處
遂入滇南山中避亂秦中時往來荆襄漢洛間人尚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
室扣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生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
則死矣幸微露數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
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談其知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
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瑾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答被
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日無算知府林世
達收繫獄月餘瑾聞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入京劉瑾時方為
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眾誣送法司議死時聞公珪為刑書
高坡異集

卷下

八

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歸東後居鐵鶴館中一日土民修殿於土上中得鐵
鶴士女悉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理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也路鐵鶴背飛
上殿看對眾高揖而去守臣懼秘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吞鎖之而
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有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署
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
不寒夏遭發日忽向人求縵襪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奉地苦寒特求此贈
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瑾收之瑾死用以為殉葬

當今神仙家所共知而目親者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有雲就人家屋
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絲惟以毯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
日不食兩手指掌奏曲不舒八問之不答一日有道士奇軀過之赤肚遽起遁入一
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為死矣乃尚在耶談論通夕而別偏胡于姓許善
相術比老遇異人令之相許答曰子神清氣清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頰曰
掌護應明日皆冥因此遂名後入終南山求道今人多在靜寧道河中見之若王野
樵慮廟封為太玄真人人上御極初前是木樵或為之召至京不兩月死其死亦甚

太監劉那鎮守湖廣日。聚斂酷虐。尤好煉丹。有祖母綠綠環一事。原用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秦陵。朝降香武當山。那從行。私欲有所傳。燒概不舉。心疑之。問於道士。時道士中有挾邪術者。欲以術取其環。對曰。太監第自思。心有最愛而難割者。奉之於神。則神歆而舉。概矣。卿思良久曰。惟綠環則竭一生之財。得之庶幾是乎。因積誠再啟。壇設醮度拜畢。就腰間解置火中。須臾隨概冉冉而上。漸出雲表。而滅。卿嘆異。入出金施捨。而行後數年。卿守備南京。道士以綠環柄加拂拭。畧變本形。賣與之。得價亦如初。謝于象以詩誦之曰。堆金積玉等邱山。猶自貪心學鍊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綠環。

否泰錄

明 大學士劉文憲著

昔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驅逐胡元。適歸朔漠。其末帝妥懼帖木兒既殂。太祖以其嘗君臨華夏也。諡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穴。仍君長其醜類。世數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於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借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稱。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驚輪鳳鳴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爾王。阿魯台曰順甯王。脫懽常遣使朝貢。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亦有二人部屬。其號為大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野仙妹以相固結。今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去。久而漸繁。驚不恭。往來通使等。變詐翻覆。皆以中國虛實。野仙求以其子結端於帝室。通使皆私野仙。進馬為聘儀。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端意野仙。婉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還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王振復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命。卿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署。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直。鄒登學士曹鼎義。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敗報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軍營雷雷如雨。振惡之。乃以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復騎。同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鼎義。曹鼎義與和。遣二通使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壘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逃。勢莫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裸袒相蹈藉。死於野塞川。虜獲入中軍。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蟬。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吏幸免者。僅百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得達關。虜以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寶虜眾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閉不可入。絕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頓聞賊報。私相告語。悲歡驚愕。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痍被體。血汚狼狽。然尚未聞。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哀龍段匹等物獻以八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馬
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閣下命 卹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散
事奉 今施行眾皆謂行且即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而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
立 皇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
罪千言讀既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
等皆死於此決不但已也因痛聲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閣門眾擁謙等隨入太
監金英傳令旨且退眾奮欲碎英英懼言今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眾曰奸臣黨也
宜遣都御史陳鑑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違給事中王竑梓順首眾爭毆之蹴
踏掩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靴擊出眼血流門閉前眾愈怒求內使毛王等二人英
使人梓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鑑等奉令旨籍振
宅並其黨盡得清內使陳管家等頃之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踞於廷共
唾罵之乃宣令旨與諭百官各歸並事拜謝而出明旦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
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偕擬宸居器服綉繡尚方
不遺王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萬馬數萬匹衛山於市其族屬

日 王即 皇帝位通事 上為 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十餘
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悽悽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
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關石亨為武清伯總
京師兵馬十月野仙入寇自紫荆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城
西北關外石亨等督於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督於城西利部侍郎
江淵參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守城廣運日抄掠亨
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頭元帥死馬時畿內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為寇朝
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廣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參議王福為
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營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相
甲冑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及夾之福等拜跪野仙揮却羊酒取鞍轡
字 太上取鞍視漢字野仙謂福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漢至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
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羊於路以緩追兵 太
上自紫荆關出乘馬踏雲而行遇險則哀號執鞭既入虜境野仙來覲宰馬拔割肉
燂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瓦剌可汗番花遣使獻馬是番花駐兵
關外未入至是以是傳約通知為言 朝廷以其來緩師却之番花王言番花野仙
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漢等言亦使人入見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
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獲二十五
日破虜於固安得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還京城
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一日免朝百官望拜 太上聖節於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
旋師入見言虜眾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衛衛望之者萬眾
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軍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城馬猶殺官軍百餘
人洪子俊幾為所撻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於東教場石亨
練兵於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臣迎 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否
且又入寇書辭甚悽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日遣官祭 長陵 獻陵
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山西外陵旁官守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軍死亡逃散暫輟
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學士曹鼎為少傅吏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皆死於土木者也初四日 皇太后為 上聖皇太后初七日 皇
吳氏為 皇太后初八日立 妃汪氏為皇后册 太上宮嬪周氏為貴妃即 皇